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本报推出多位作家执笔创作的散文、诗歌、小说作品。他们以深情笔墨记录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凝聚砥砺前行奋进力量。

雪山上那只紧攥的拳头

胡世宗

这是一个令人心灵震撼的真实的故事,是1986年我第二次重走长征路时听闻的。

在大雪山,有一个红军战士,冻僵的遗体被埋在雪里,雪外面露出他的一条手臂,手臂的尽头是一只紧握着拳头。路过的战友掰开他的手掌,里面握着的是一张党证和一块银圆。党证上写着:“刘如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这块银圆,大约是他要交给组织的最后一笔党费吧!他知道自己已无力走完这艰难的长征路,却希望党和红军能踏上胜利的坦途。

交党费,在和平年代,似乎是一个很普通的举动。而在战争年代,这个看似平凡普通的事情,却变得异常庄重和神圣。

我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瑞金,看到一件文物:一块红布,上面是毛笔蘸墨汁写的“入党誓词”——1931年1月25日,由北田村贺某某本人书写。尽管有不少错别字,却能看出当时发展一个党员所履行手续的严肃性。在那个年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比普通群众多挑革命担子,要吃苦在前,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而且时时存在被砍掉脑袋的危险。

我在学校读书时,曾对革命先烈那些

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撼动人心的诗篇异常着迷。诸如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吉鸿昌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那些慷慨激昂的诗句,今天读来,仍给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长征中,红5军参谋长李屏仁在甘肃永昌战斗中,被敌人的子弹打碎了左胳膊。他牺牲时,留给同他一起寻找大部队的伤员、红5军13师37团政委谢良一本书和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老谢同志:

这是我向同志们最后告别。

这本《共产党宣言》,是我革命的启蒙。是它,给了我至死不渝的信仰,使我从黑暗走向光明,使我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党的战士,光荣的人民的儿子,这是我的骄傲和自豪。7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也不知读了多少遍。现在,我作为唯一的一件神圣的遗物赠给你了。这是我们之间最伟大的纪念!

我希望你能胜利地走出去。你一定要找到党,找到同志们,请代我向党汇报,

向同志们问候!

李屏仁至死没有改变信仰。

17岁的马克思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中说:“如果我们选择了能够为人类谋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我们是在为全人类做出牺牲。那个时候,我们所感到的就不会是一点自私的、可怜的快乐,我们的幸福属于千万人。”

有了这种信仰,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战胜一切艰难困苦,无私,自律。

1935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撤离后,苏区陷入白色恐怖。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共产党员刘启耀,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斗争。在一次惨烈的突围战斗中,队伍被敌军打散,战友大多牺牲、失联,他孤身一人被困深山,彻底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彼时,他的身上背负着党组织托付的全部经费——13根沉甸甸的金条,这是苏区剩余革命力量的救命钱,是党组织的全部家底。战乱流离中,无人监督、无人知晓,这笔巨款足以让他变个方式生活。可

在刘启耀心中,这是党的重托、是革命的希望,是比生命更珍贵的信仰底线。

为躲避敌人搜捕,守住党的经费,寻找党组织,他隐姓埋名,流落乡间,饿了啃草根,吃树皮,渴了喝山间溪水,寒冬腊月身着破衣烂衫,数次饿晕、冻僵在路边。

在那些饥寒交迫的日夜,他无数次面临生死抉择,却始终死死护住贴身藏匿的金条,分毫未动。世人只见他穷困潦倒、卑微乞讨,却不知道这个落魄乞丐的怀里,藏着足以让他富贵一生的重金,更藏着一颗对党绝对赤诚的忠心。

整整三年,他踏遍赣南的山山水水,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辗转找到党组织。当他小心翼翼地掏出13根金条,全数上交组织时,所有人都为之震撼。在无人监督、绝境无援的黑暗里,他没有辜负党的托付,用清贫二字,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

那只露出雪堆紧攥的手掌,应是所有共产党员宣誓时高举的拳头!



本版插画 董昌秋

星火耀九州

刘万山

当一八四零年的烽烟撞碎国门
列强的铁蹄踏破九州安宁
残裂山河盛满民族的悲枪
沉沉华夏,在黑暗中艰难守望
翘首期盼一道破晓晨光

十月革命的长风跨海而来
携真理星火掠过苍茫东方
崭新思潮冲破蒙昧雾障
照亮积贫积弱的土壤

五四惊雷划破长空
热血唤醒沉睡的国人
马列主义的涓涓细流
汇入工人运动洪流
汇聚起重塑山河的磅礴力量

一九二一年七月
石库门灯火未凉
南湖碧波荡荡
一叶红船载起救国宏望
一簇星火于乱世硝烟之中升腾
为满目疮痍的中国
燃起永不熄灭的耀世微光

这簇星火承载万民期许
心系民族危亡
于绝境之中顽强生长
驱散无边暗夜,迎来破晓朝阳

南昌城头一声枪响
划破长夜寂静
一支人民军队横空出世
从此,华夏大地有了
守护山河的铁血脊梁

烽火连年,岁月峥嵘
万般磨难未曾压垮民族风骨
这束星火劈开前路
扛起救国兴邦的担当

一九四九年,晨光遍洒九州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亿万人民挣脱枷锁,翻身向阳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誓言
质朴铿锵,字字滚烫
一百零五年风雨征途
始终践行人民至上
守护烟火寻常

新时代号角声声嘹亮
固守来时路,续写盛世华章
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
灼灼盛放
山河同贺,盛世同唱
身为华夏儿女,倍感荣光

风声里未尽的旋律

姚翔宇

上,落在琴箱上,落在那些年轻士兵的肩头——他们大多数人活不过这一年,也唱不到这首歌成为国歌的那一天。

多年以后,刘凤梧在电影院里看见自己骑白马的影子,告诉儿子:“那是我。”他居然活下来了。

朱碌科的老人还记得:水泉村的王义说,那年大兵从门前过,敲门要水喝,百姓从门缝里逃出去;下营子的罗彦说,老邓家成车贴大饼子往营盘送;赵国相说,他家做豆腐,天天往小高村子送,义勇军说“你家豆腐好吃”。孩子不懂什么叫危亡,只记得正月里来过汽车,雪地上轧出很深的辙。

后来聂耳回到上海,把传单交给田汉。再后来田汉写歌词,聂耳谱曲,电影《风云儿女》上映,那首歌从银幕上走出来,走遍了全中国,朱碌科也因此成为国歌创作的素材地。

2024年腊月,雪又落在朱碌科。我随朝阳市戏剧创作培训班采风团的车,从朝阳一路向西,辗过同一片辽西的寒荒。镇口立着一块石碑,刻着“聂耳慰问义勇军旧址”九个字。我站在聂耳当年站过的那块地上,什么都没有了——营盘、工事、骑兵

的马槽,都被黄土盖得严严实实。只有风还在吹,和92年前一样地吹着。同行的人指给我看:那边是小高村子,那边是郝村子南山,战壕还在,被荒草填平了,像一道渐渐愈合的疤。我突然想,素材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些不被命名却始终在场的东西——一粒被埋进冻土的麦子,一眼被风沙掩盖的井,一句被传唱却无人记得词作者的话。聂耳站过的这块地,现在站着我们。我们也是素材。

国歌的旋律里有朱碌科的风声,有白马踏过的蹄印,有豆腐坊清晨的烟火气,有传单上晒开的油墨——那些不被文件收录的东西,才是真正不会消失的。

雪早已化了。黄土又扬起,盖住车辙、工事、营盘。只有风还在吹,吹过聂耳站过的那块地,吹过义勇军唱过歌的广场,把那句“起来”一遍遍送达尚未命名的远方。

像种子之于森林,像星火之于燎原。朱碌科,既是素材,也是源头。风把你的名字含在旋律里,吹向每一块曾被践踏又重新站起来的山河。

而山河记得——每一阵风过,都是未写完的旋律。

屈指

刘嘉陵

那天,哈尔滨又来人,陆课长正巧去了印刷厂。物调局有个负责仓库警卫的课长姓路,不知为何忽然来到编辑部,砰砰敲门没人应,便推门而入,抄起写字台上的刊物翻看。这时有人敲门,路课长喊了声“进”,一个穿长衫的中年汉子走进来,戴着圆形的黑框平光眼镜,腋下夹着一只黑皮包。

来客打量着他,问:“是陆先生吗?”路课长说:“是我,你哪位?”来客说:“我是来投稿的,邹先生介绍我来找您。”路课长问:“你哪儿的?”来客说:“哦,我是写作爱好者。”路课长说:“我在问你,你是哪儿的?”窗外警车尖叫而过,路课长腰间的匣子枪皮鞭轻轻晃动。来客说他是小学教员,教国语。路课长问他是哪所小学,他刚回客北郊小学,陆课长就进屋了,一见他俩便喊道:“路课长!大驾光临,有何见教?你怎么才来呀老胡?我等你半天了!”

路课长说:“陆课长,我外甥好上了写作,你看咋弄好?”陆课长为找他找参考资料,一面同陌生来客交流目光。

路课长走后,来客又说起接头暗语:“我是来投稿的,邹先生介绍我来找您。”

“哪类稿件?诗歌还是书评?”

“诗歌。”

“自由诗还是古体诗?”

“自由诗。”

暗语是前一天由联络员传达给陆课长的。把完后,来客取出一份稿件,盯着他看。

陆课长伸出左手,用弯曲的中指搔着头皮。10岁那年元宵节,他放二踢脚出了事故,左手中指被崩伤,从此不直。屈指动作是去哈尔滨解放区领任务时,与组织上约定好的。暗语对上后,他这里还需出示一独特标记。

1948年初冬,沈阳解放,海潮般的欢呼声、锣鼓声压住了朔风的呼啸。欢迎人群中的陆课长,发现了正与战友并肩缓缓行进的老胡。他们都认出了对方。陆课长向老胡伸出左手的屈指,二人相视一笑。

陆课长又要激动流泪了,为伤痕累累的故乡新生。这可比谁清楚,因为他就是我的父亲,地工时期的化名陆陆。

七月丰碑

吉尚泉

从七月到七月

从七月到七月,从1921年到2026年,时间的流水,从未止歇,而心中的信仰,依旧炽烈。

从七月到七月,从南湖上驶来的小船,清晰如昨,它劈波斩浪在风雨中向前,引领着千千万万的你我。翻越的雪山,依然巍峨——那苍茫中的冷冽,凝固的流水,还有战马的嘶鸣……都化作七月丰碑前的思索。

逝去的光阴,高原在侧,江河奔涌;回首的往事,战旗猎猎,信仰如铁。灿然的阳光下,依然是城市的繁华,乡村的宁静,是一列列火车,在广袤的大地上抒情。

每一个黎明,都是一次新的征程,那燃烧的火把,仿佛依然鸣响的号角;那高昂的头颅,永远仰望寥廓苍穹……

从七月到七月,从山丹丹花落到花开,那一身褪色的军装,已经入画,那刺破暗夜的子弹,还给我们霞飞的黎明。

在镰刀和锤头的光芒里,我们冶炼思想,眺望美丽家园。

在无名烈士墓前

七月,我在无名烈士墓前肃立、默哀,献上编织的花篮。

七月,我沿着陵园缓缓向前,唯恐惊扰长眠于此的先辈。

——青山葱郁,站在山岗上远眺;炮楼山不再是炮楼山,它依然是战士主攻的高地;滤矿厂不再是滤矿厂,它是战士涉水而过的峡谷;而松峰山也不再是松峰山,它是战旗永远飘扬的地方……

再次来到这个叫杨家杖子的地方,七月的阳光像一次久远的邀约,老园长沾着泥巴的裤腿,仿佛一次远行后归来;一串串的数字,生命一样滚烫;一件件藏品,已经泛黄;而那些捡起的子弹,还闪烁着金属的光芒。

——当年,枪炮声震荡着山谷,多少昼夜更迭,时间凝固。冲锋的战士要兵分三路,每一次穿插、迂回,都是精神与意志的较量。

……

在无名烈士墓前,节气更新着时间,迟来的山花像等待的仪式,只为烈士而开。

在无名烈士墓前,我再一次举起右手,用誓言擦拭墓碑上的文字,用心底澎湃的热血缅怀;像无名的山花,年年岁岁在为烈士而开;像追忆的往事,在为无名的烈士留白。

做人就做这样的人

李国选

当兵之初,我在某炮兵师后勤部汽车连当文书,每晚要去车场巡查安全情况。车场中间空地上,堆放着小山似的木材,一位年近百岁的干部正围着堆放的木材转圈子。他走路一起一伏,向左边倾斜。我好奇地凑上去,忍不住问:“首长,您这是做啥?”

他说:“我在给木材晚点名呐!这些木材是师里的家产,我不数叨数叨睡不着觉。”

我向老兵打探这位“跛腿干部”的身份,知道此人师后勤部营房科长陈喜荣,当助理员时在一次施工作业中不慎摔坏了左腿,落下了毛病。

后来,师里用这些木材建设了现代化车炮库和修理厂房,军区召开现场会,赢得了上下赞誉。取暖期到来之前,我们汽车连奉命去火车站往营房运煤炭。陈科长带头车进入营区,到十字路口下车,面对家属区站立,个别想划拉点煤块的人见状,知趣地停住了脚步。备足了取暖煤,我们十几个人被派到营房科,协助检修锅炉及管道。陈科长迈着跛腿钻进地沟逐段检查,弄得灰头土脸。大家劝阻,他却说:“取暖关乎官兵和家属切身利益,我不放心啊!”

目睹陈科长所为,我起了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铁梅赞美共产党父亲李玉和那句寓意深刻的唱词:“做人就做这样的人。”心里默念:“做人就做陈科长这样的人。”

第二年,我光荣地成为一名党员,并被提拔为排长。那天,陈科长来到我们连向我祝贺,叮嘱道:“入了党,穿上了干部服,责任重了,干工作得用心用情啊!”

陈科长退休交接工作那天,他在仓库里一起一伏地踱着步,随口说出各种材料的数量、价钱。我瞅一眼账本,准确无误。忽然想起陈科长给木材“晚点名”的情景,对他的职业操守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十年后,我走上了旅后勤领导岗位。一天,忽听笃笃敲门声,打开门,陈科长拄着手杖站在门外。我赶紧迎上去:“您老人家咋过来了?”他黧黑一笑:“我虽然离开了营房,却心系战友,听说你当了部长,就叫儿子开车赶来向你祝贺。”继而又说:“还是那句老话,干工作得用心用情啊!”话虽简短,却掷地有声。

四年后,我奉调原沈阳军区机关,搬家时没用部队的一钱一物,不收礼,不吃请,走得心安理得。长达35年的军旅生涯,我无愧党员声誉,耳边经常响起的正是那句“做人就做这样的人”。